家禮考證
天

家禮考證序

冠昏喪祭禮之大節也君子居家必有吉凶之用故子朱子集此四禮著爲一書名之曰家禮欲使人人熟講乎此無臨事顚錯之失也顧其爲書出於先聖遺經徵辭奧義有難盡識學者病之我先師芝山先生聞道甚早學本爲已博極羣書硏窮義理而於禮學着工尤切遂就此書探賾幽隱凡文字之未解者事物之難究者考其出處而明之多引經史而證之間亦附以已意使後之學者開卷瞭然有若親承提誨於函丈之間豈不爲後學之大幸但冠昏之禮則先生之所以考證者皆爲

已成之書而喪禮自成服以下至于祭禮則皆未
及編摩余所藏家禮一冊乃先生親自批點者也
考出諸書或書諸冊端或記於別紙皆先生手筆
蓋欲收輯成書而未及爲也同門諸友取此冊中
所録續之於下畧而未備誠可惜也夫禮者根於
天理而人之所性者也隨遇而行各自其情而節
文則一言一字之或有疑晦固無損益於其間而
先生之竭心思耳目之力必欲使無一毫之未盡
者其爲後生計可謂至深切矣噫冠昏之義喪祭
之文備載於禮經而朱子集之爲家禮朱子好禮
之心即先聖之心也四禮既備兼有註疏而先生

猶慮夫世益下而禮益壞著考證以明之先生好
禮之心即朱子之心也傳所謂其揆一也者豈不
信哉嗚呼修齊治平之道自家而國以先生之道
德文章若使遭時而羽儀則爲國以禮之效豈可
勝言而蘊而未發天不假年使考證一篇與家禮
俱爲未成之書哲人其萎之慟與天地無終極矣
南伯閔公(應齒)將行余持此書造請曰此先師之所
著者非獨我門弟之所寶抑斯文之所重也子其
鋟梓以壽之閔公慨然領諾而去今當剞劂之役
益切傷恫之懷録其梗槩以寓追慕之誠其敢曰
序引先生之文乎哉

丙戌九月下澣門人資憲大夫禮曹判書兼同知
春秋館事 世子右賓客金堉謹書

家禮考證卷之一

序

儀章度數

陳氏曰儀威儀也章文章也胡氏曰度制度也數數目也許氏曰文章是小目數者隆殺多寡之數也

常體

記禮器曰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

折衷

衷中同朱子曰事理有不同者執其兩端而折

其中又曰折衷者摺轉來取中衷只是箇中央

記六藝折中於夫子是也

貧窶

孔氏曰窶謂無財可以爲禮也

從先進

見論語先進篇

謹終追遠

見論語學而篇曾子曰愼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愼之爲謹朱子避國諱

童行

按續綱目集覽行合浪切輩行也童行猶言童稚之行禪家稱年少有髮者謂之童行如韓詩

國所稱老行者老人之輩行也陳氏傳曰嘉靖
辛未歲過鹽陵先生李子敬之倅郡出示家禮
一編云此休年僧赤所亡本也有士
人錄得會示生葵日𤕤来因得之

易簀

見記檀弓篇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床下
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
而睆大夫之簀歟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呼
曰華而睆大夫之簀歟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
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
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
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
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
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註華者畫飾
之美好睆者節目之平瑩簀簟也瞿驚貌呼亡
氣之聲彼童子也童子知禮以〻曾子未嘗爲
大夫故言朱子曰季孫之賜曾子之受皆爲非
禮或者因仍習俗嘗有是事而未能正耳但及
其疾病不可以變之時一聞人言而必舉扶而
易之則非大
賢不能矣

所定家鄉邦國王朝禮

今儀禮經傳通解是也

儀禮

賈氏曰周公攝政六年所作

司馬氏

名光字君實涑水先生陝州夏縣人父池再任光州光山令生公因名光哲宗朝拜相封溫國公謚文正所著有書儀

程氏

伊川先生文集有昏儀祭儀

高氏

名閌字抑崇四明人紹興初爲禮官有送終禮

横渠

即張子名載字子厚大梁人父迪卒官于西諸孤不克歸僑寓於鳳翔郿縣横渠鎮之南世稱横渠先生所著理窟有喪記篇

韓魏公

名琦字稚圭相州人弱冠登進士第嘉祐中拜相封魏國公謚忠獻以德量文章政事功業爲宋相第一

愛禮存羊

見論語八佾篇○或問四先生禮朱子曰二程及横渠多是古禮温公則大槩本儀禮而參之以今之可行者要之温公較好其中與古不甚相遠是七分好若伊川禮則祭祀可用若昏禮則温公者好大抵古禮不可全用如古服古器今皆難用

祠堂

報本反始

記祭義曰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應氏曰致反始所以極吾心報本之誠郊特牲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陳氏曰報者酬之以禮反者追之以心

尊祖敬宗

記小記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疏云宗是先祖正體尊崇其祖故敬宗子所以敬宗子者尊崇祖禰之義也

古之廟制不見於經

按廟制經無明文但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曰寢爾雅之文前廟後寢鄭康成之說兩下五架之制見于賈公彦之䟽義至於體制向背則賈氏以為諸侯有五廟太祖之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皆別門門外兩邊皆有南北隔墻隔墻中央通門而祖廟已西隔墻有三則閤門亦有二東行經三門乃至太祖廟大夫有三廟亦然孫毓以為外為都宮太祖在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朱子以孫氏為是且曰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室寢而墻宇四周焉今據諸家所說如此而已

文潞公

名彥博字寬夫汾州人中進士第歷事四朝出入將相以太師致仕封潞國公謚忠烈

西京

宋都汴以洛陽在汴西故稱西京

影堂

畫像謂之影張子曰古人不為影像繪畫不真世遠則棄不免於褻慢也按楚詞像設君室靜宴閒些世俗之祠影蓋本於此

古命士得立家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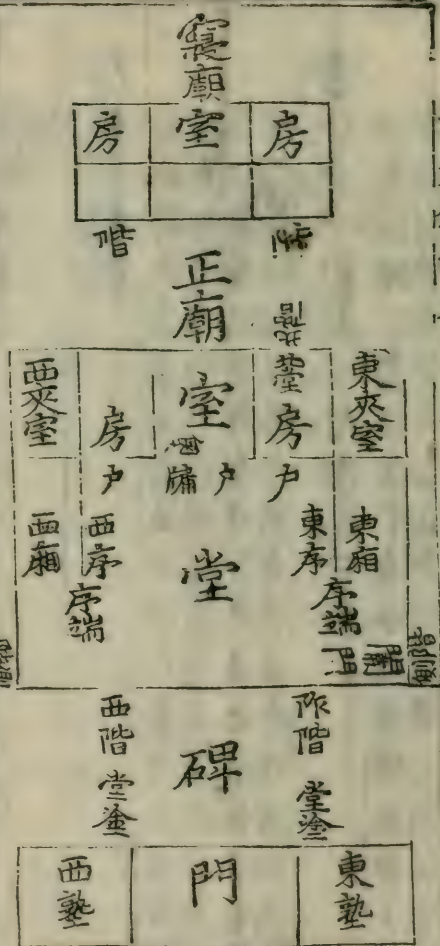
周禮春官小宗伯一命受職與命公侯伯之士一命子男之士不命賈氏曰命者士得子命為正吏也府史之屬皆官長自辟除也禮記祭法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庶士庶人無廟陳氏曰適士上士也天子上中下之士及諸侯之上士皆得立二廟官師者諸侯之中士下士為一官之

長者立一廟庶士府史之屬王制庶人祭于寢陳氏曰天子諸侯正寢謂之路寢卿大夫士曰適室亦謂之適寢庶人無廟故祭先於寢士二或問官師一廟只得祭父母而不及祖無乃不盡人情耶朱子曰位卑則流澤淺其理自然如此又問今士庶人家亦祭三代却是違禮曰雖祭三代却無廟亦不可謂之僭古所謂廟其面甚大皆具門堂寢室非如今人但以一室爲之又曰官師謂諸有司之長止及禰却於禰處併祭祖適士二廟祭祖祭禰皆不及高曾孫氏曰唐諸家祭儀皆爲開元禮文武六品以下達於庶人祭于正寢國朝士庶祖因凡登朝籍者得祭三世古之朝天子者謂之大夫蓋今之朝臣也

寢廟正廟

鄭氏曰前曰廟後曰寢月令凡新物先薦寢廟賈氏疏曰按爾雅釋宮云有東西廂曰廟無曰寢必須寢者祭在廟薦在寢故立之也朱子曰其制皆在中門外之左外爲都宮內則一世一廟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天子太祖不遷一昭一穆爲宗亦不遷

二昭二穆爲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毁而遠
遷昭常爲昭穆常爲穆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則
無二廟其遷毁之次則與天子同三代之制其
詳雖不得聞然大畧不過如此漢承秦弊不能
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各爲都宮
以序昭穆至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無
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别室其後
章帝又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廟皆
爲同堂異室之制劉氏曰廟及寢皆南向廟屋
五架中架以南通謂之堂以北則分其東爲房
西爲室此大夫士之制也室有户牖户東牖西
牖之内爲奥神位所在也户之東牖之西近南
各有廟爾雅所謂有東西廂曰廟是也廟之後
别有寢以藏遺衣冠祭則授尸以服之其制如
廟而無東西廂爾雅所謂無東西廂曰寢是也
按鄭氏以謂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大夫士惟有
東房西室劉氏之說蓋本於此○或問七廟昭
穆之說朱子曰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
廟不毁與親廟四而爲七者諸儒之說也謂三
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武爲宗不在數中
者劉歆之說也曰然則諸儒與劉歆之說孰是
曰前代說者多是劉歆愚亦意其或然也今按

此說則一昭一穆爲宗者朱子姑從諸儒之說而論之也

陳祥道曰鄉飲酒薦脯出自左房鄉射記籩豆出自東房大射薦脯醢由左房鄉飲鄉射大夫禮大射諸侯禮其言皆相類蓋言左以有右以東以有西則大夫士之房室與天子諸侯同可知鄭氏謂大夫士無西房恐未然也今按陳說如此故具東西房之制于圖中觀者詳之

無貴賤止有豐殺踈數不同

朱子曰考諸程子之言則以高祖有服不可不祭雖七廟五廟亦止於高祖雖三廟一廟以至祭寢亦必及於高祖但有疏數之不同耳疑與最為得祭祀之本意今以祭法考之雖未見祭必及高祖之文然有月祭享嘗之別則古者祀以遠近為疏數亦可見矣禮家又言大夫有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此則可為立三廟而祭及高祖之驗豈殺如祖已曰典祀無豐于昵之類

乃是奧處也

室西南隅為奧坐奧故面東白雲許氏曰自堂從戶入室戶內東南隅為窔音杳窔北隅為宧西北為屋漏西南為奧入戶目之所視先見宧次於屋漏以及西南隅為最深之地故曰奧

嘗欲立一家廟止外用簾子

四堂字補註當作室字是今接水牢疏云大夫士廟室皆兩下五架正中曰棟棟之南兩架北亦兩架棟南一架名曰楣前承簷以前名曰庪棟北一架為室南壁而開戶是一架之開廣為

室也今按朱子家廟五架之制架即桁也即此兩下五架之制而棟北一架通作室以板隔截分作四室每室置一代位牌室外以簾蔽之也龕按韻書及他訓義皆曰塔下室也又見法華經佛以右指開寶塔戶又禪書有塔戶自開之說蓋塔下有室亦有戶有時開閉也杜子美詩曰長者自布金禪龕只晏如蘇子瞻詩又曰只有彌勒爲同龕僧之居室亦以名龕也然羅先生有獨寐龕朱子亦有寒龕獨寤人之句是世俗亦通以名室矣想其制狹小其狀類龕者以名之耳易軒熊氏撫滄洲精舍有小神龕之句王介甫詩亦曰終日對書龕謂藏書之庋閣以板爲之龕戶含共又括含加

位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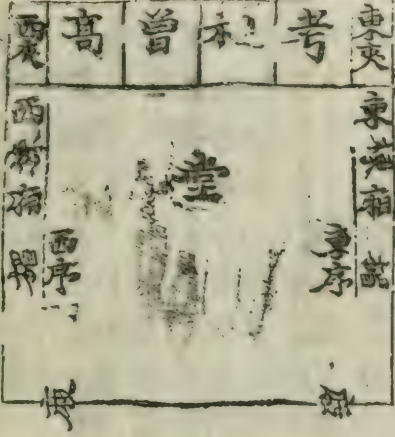
按神主乃伊川先生所制自宋以前士大夫家只用牌子朱子曰江都集禮晉荀勗祠制云祭板皆正側長一尺二分博四寸五分厚五分以八分大書某人神座不然只楷書亦得云云溫公用大板

子云云

或堂或廳

堂即正寢也廳即聽事也顔師古曰古者治官處謂之聽事後語省直曰聽加广作廳徐氏曰漢晉以來謂之聽事六朝始加广也

京師

春秋公羊傳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

按朱子之說旣曰小五架屋又曰小小祭祀時只就其處大祭祀則請出然則其制未必具東西廂但如寢廟之制今姑具圖于此以見同堂異室之制可以倣此而立也

杜佑

萬年人父希望恒州刺史佑以蔭補參軍德憲兩朝拜司空進司徒封岐國公佑嗜學撰通典二百卷

祭時不可用影

程子曰今人以影祭或畫工所傳一髭髮不相似則所祭已是別人大不便

君子將營宮室止正寢之東

記曲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註君子有位者也宗廟所以奉先故先營之正寢天子諸侯曰正寢正朝也卿大夫士曰適室亦謂之適寢亦聽私朝於此朱子曰古人宮室之制前有門中有堂後有寢凡為屋三重而通以墻圍之謂之宮按堂

即正寢也寢即燕寢也必於東者周禮匠人左祖右社鄭康成曰宗廟是陽故在左社稷是陰故在右鄭鍔曰左所以本仁右所以明義易氏曰左者人道之所親故立祖廟於左右者地道之所尊故立社稷於右禮記右社稷而左宗廟王氏曰右陰也地道之所尊左陽也人道之所鄉位宗廟於人道之所鄉亦不死其親之意○或問家廟在東莫是親親之意否曰此是人子不死其親之意又曰家廟要就人住居神依人不可離外做廟

東曰阼階

說文曰阼階主階也儀禮註鄭氏曰阼猶酢也

所以答酢賓客也

香爐香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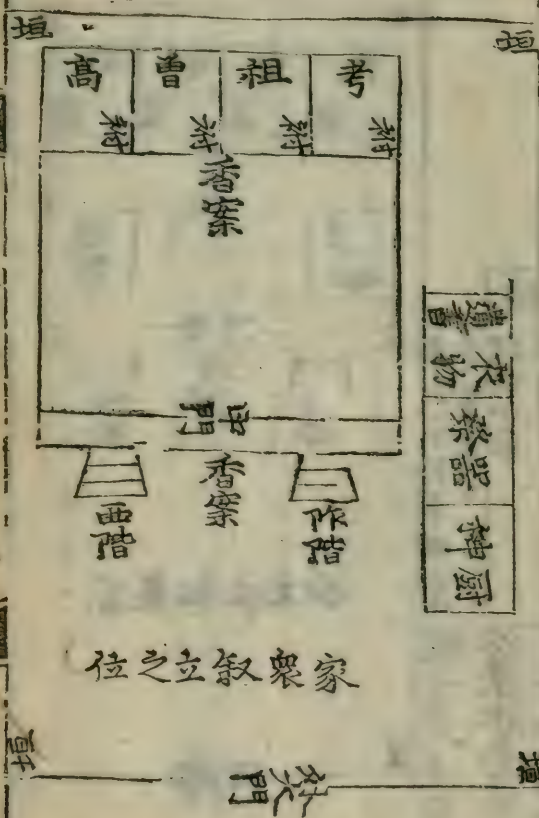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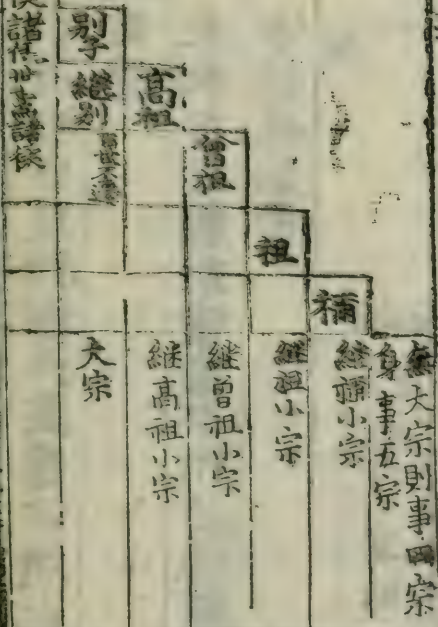
張子曰祭用香茶非古也香必燔柴之意茶用生人意事之朱子曰温公書儀以香代爇蕭温公降神一節似僭禮大夫無灌獻亦無爇蕭灌獻爇蕭乃天子諸侯禮爇蕭欲以通陽氣今太廟亦用之或以爲焚香可當爇蕭然焚香乃道家以此物氣味香而供養神明非爇蕭之比也丘氏曰古無今世之香漢以前止是焚蘭芷蕭茇之類後百越入中國始有之雖非古禮然通用已久鬼神亦安之矣又按郊特牲周人尙臭

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註先酌鬯酒
灌地以求神以鬯之有芳氣也故曰灌用鬯臭
又擣鬱金香草之汁和合鬯酒使香氣滋甚故
曰鬱合鬯也以臭而求諸陰其臭下達於淵泉
矣○後世酹酒降神取此義也又曰蕭合黍稷
臭陽達於墻屋故旣奠然後焫蕭合羶薌香
註蕭香蒿也取此蒿及牲之脂膋合黍稷而燒
之使其氣旁達於墻屋之間是以臭而求諸陽
也馨香即黍稷也○後世焚香降神取此義也
又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
之義也述異記海南有香木土人資之以爲衣

食有香市及採香户盖舊百越之地

及前圖

丘氏曰南離家禮舊本作治葬章無及前圖三字詳見卷首

祠堂一間之圖

大宗小宗之圖

程子曰凡言宗者以祭祀為主言人宗於此而祭祀也按此圖乃三代封建諸侯之制若欲立宗則丘瓊山所圖為可法故今載于左

丘氏大宗小宗之圖

禰 傳至子為繼禰小宗 統親兄弟 主禰廟祭 至玄孫則遷

祖 傳至孫為繼祖小宗 統從兄弟 主祖廟祭 至曾孫五世則遷

曾祖 傳至曾孫為繼曾祖小宗 統再從兄弟 主曾祖廟祭 至其孫五世則遷

高祖 傳至玄孫為繼高祖小宗 統三從兄弟 主高祖廟祭 至其子五世則遷

始祖 始遷及初有封爵者為始祖 長子繼之子孫世世為大宗 統族人主始祖墓祭 百世不遷

瓊山丘氏曰別子[illegible]乃[illegible]封建諸侯之制今人家不相合今為此圖專示人家而言以始遷及初有封爵者為始祖準古之別子又以始祖之長子準古繼別之宗雖非古制其實與古人之意也

程子曰管攝天下人心止立宗子法

陳氏曰收不離散也 葉氏曰譜籍錄也系聯屬也明之者辨著其宗派也方氏曰以主祭言則宗族以傳世言則世族

又曰今無宗子止朝廷之勢自尊

葉氏曰宗子襲其世祿設有世臣人知尊祖而
重本上下相維自然固結而不渙散故朝廷之
勢自
尊

古者子弟止不知本也
程子又曰且知漢高祖欲下沛時只是以帛書
與沛父老其父老便能率子弟從之又如相如
使蜀亦移書責父老然後子弟皆聽其命而從
之只有一箇尊卑上下之分然後順從而不亂
也苟無法以聯屬之可乎葉氏曰漢初去古未
遠猶有先王之遺俗尊卑之分素定所以上下
順承而無
違悖也

宗子法廢止恩亦薄
王氏得吕曰譜牒之不修久矣自晉東遷五胡
亂中原衣冠舊族散而莫然也又曰歐陽文忠公
蘇明允吾為世譜文忠依漢年表明允以禮大
宗小宗為次雖例不同皆足以考其世次也

程子曰止豈有不固

張子曰宗子之法不立則朝廷無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於貧賤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傳宗法若立則云云今驟得富貴者止能爲三四十年之計造宅一區及其所有既死則衆子分裂未幾蕩盡則家遂不存如此則家且不能保又安能保國家

神道尚右

賈氏曰生人陽故尚左鬼神陰故尚右朱子曰席南向北向以西方爲上東向西向以南方爲上則是南向北向之席皆上右東向西向之席皆上左也今祭禮考妣同席南向則考西妣東自合禮意開元釋奠禮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亦以右爲尊大宰古者以右爲尊如周禮享右祭祀詩云既右烈考亦右文母漢人亦言無能出其右者皆以右爲尊也

陸農師禮象圖

名佃字農師山陰人居貧苦學映月光讀書擢進士第嘗受經王安石而不以新法爲是仕至尚書右丞所著有埤雅春秋後傳禮象等書二百餘卷

漢時高祖廟

按漢書註晉灼曰黃圖高廟在長安城門街東一統志在西安府城西北二十里長安古城西門外

顧成廟

按漢書文帝四年作注服虔曰在長安城南應劭曰文帝自為廟制度卑狹若顧望而成猶文王靈臺不日成之故曰顧成如淳曰身存而為廟若尚書之宣命也 一統志在西安府城東二十五里霸陵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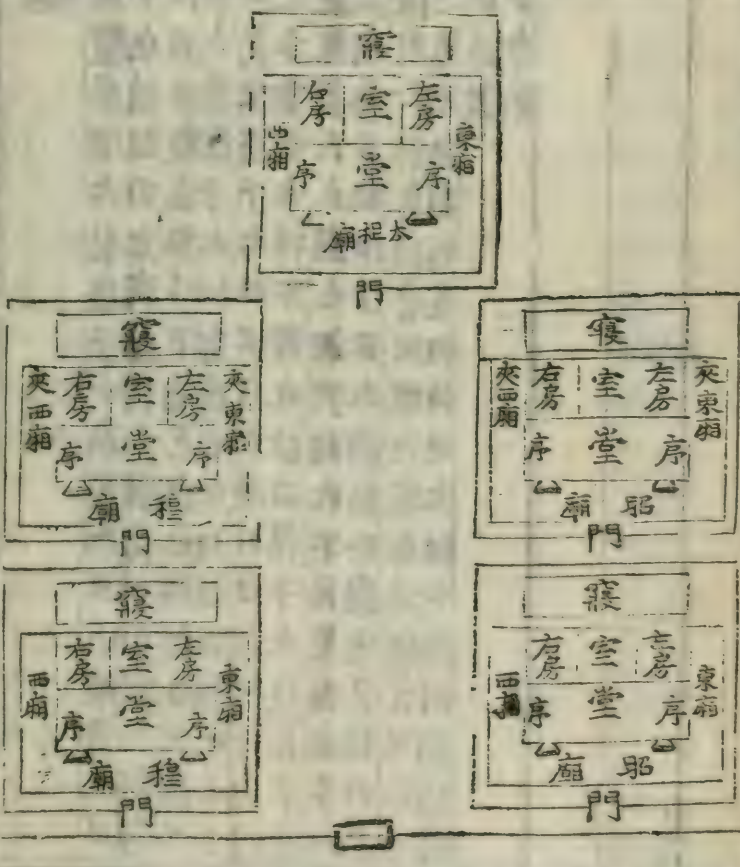
至東漢明帝止祔於光武廟

按後漢書明帝且崩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綱目集覽光烈皇后陰氏也更衣別室顏師古曰園中有寢有便殿寢者陵上正殿也便殿寢側之別室所謂更衣也又按祭祀志後帝承尊皆藏主于世祖廟積多無別是後顯宗但為陵寢之號然則更衣者指世祖

正廟之爭衣歟

太廟

周禮祭僕大喪復于小廟鄭氏曰小廟高祖以下也始祖曰太廟隷僕大喪復于小寢大寢鄭氏曰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也始祖曰大寢又案大喪復于太祖鄭氏曰太祖始祖廟也昔夏曰夏采復于太祖不曰太廟而曰太祖者總謂之太廟猶太社太稷也故曰復于太祖而不言廟按黃氏太廟之說與鄭氏不同然論語子入太廟每事問朱子曰太廟周公廟也又按公羊傳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群公稱宮則太廟之為始祖廟明矣但後世太祖小祖同廟異室則通謂之太廟

諸侯五廟之圖
朱子曰周禮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則五廟皆
在公宮之東南矣其制則孫毓以爲外爲都
寢
右房
室
左房
西廂
東廂
序
堂
序
太祖廟
門
寢
右房
室
左房
夾西廂
夾東廂
序
堂
序
穆廟
門
寢
右房
室
左房
夾西廂
夾東廂
序
堂
序
昭廟
門
寢
右房
室
左房
西廂
東廂
序
堂
序
穆廟
門
寢
右房
室
左房
西廂
東廂
序
堂
序
昭廟
門

太祖居北二昭二穆以次而南是也蓋大祖之廟始封之君居之昭之北廟二世之君居之穆之北廟三世之君居之昭之南廟四世之君居之穆之南廟五世之君居之廟皆南向各有門堂室寢而牆宇四周焉太祖之廟百世不遷自餘四廟則六世之後每一易世而一遷

儀禮聘禮賈疏云諸侯三門臯應路則應門為中門案子取毛氏諸侯門當名庫雉之說證之書春秋禮記家語而斷之曰太王初作臯應二門後尊為天子之制諸侯不得立焉

別於正適故稱別子也

此別子以本國別子言也又有異姓公子來自他國者別於在本國不來者故稱別子又有庶

姓之起於是鄉爲卿大夫者别於不仕者故亦稱别子凡稱别子者有三而其繼别爲宗亦同也

又别立宗也

謂各自隨近而爲宗也○凡言庶子者賈氏以爲庶子者妾子之號適妻所生第二子是衆子而同名庶子者遠别於長子故與妾子同號也

魯季友止不立大宗也

此言國君於適庶昆弟立宗相統之事與繼别爲宗之義不同季友爲桓公别子者公羊傳以爲慶父叔牙季友皆莊公母弟也杜氏則以爲季友莊公之母弟也慶父莊公之庶兄叔牙慶父之同母弟也盧陵李氏曰杜氏得之左傳稱季友文姜之愛子也與公同生是季友爲莊公母弟之明證也又按史記季友母陳女也世或以莊公庶弟三人並稱之者由馬史而誤也所自出三字疑衍文也不然則友作氏字爲是蓋莊公使公子友爲宗領仲叔庶昆弟也滕文之

昭者宗廟之次父昭則子穆父穆則子昭故子孫亦以為序滕文王庶子錯叔繡所封也文王子為穆故謂滕為昭如所謂管蔡魯衛文之昭也邢晉應韓武之穆者是也滕謂魯為宗國者盖武王使周公為宗領蔡霍曹滕畢原諸國也

又有大宗止不立小宗也

記疏君有適昆弟使之為宗以領公子禮如大宗更不立庶昆弟為宗是也

有有小宗止不立大宗也

記疏君無適昆弟遣庶昆弟一人為宗領公子禮如小宗是也

世族家

即所謂世家大族也綱目集覽祖父為大官子孫不絕曰世家漢書註如淳曰世世有祿秩之家也按世族與收世族之世族不同

嫂婦

兄之妻爲嫂嫂猶叟也老人之稱弟之妻爲婦婦猶今言新婦也見爾雅

各以昭穆論

如祔祭伯叔則祔于曾祖之傍一邊在位西邊安伯叔母則祔于曾祖母東邊安兄弟嫂婦則祔于祖母之傍者是也○此言在廟而祭其班位如此也

傍親之無後者以其班祔

儀禮鄭註班次也祔猶屬也賈疏次者謂昭穆之次第祔猶屬者孫與祖昭穆同故以孫連屬於祖而祭之也

曾祖兄弟無主者亦不祭

五世祖已親盡而遷毁無服殤之祀不可以祔而祭也

遇大時節請祖先祭于堂上 大小分排

此言在堂或一廳而祭其排位如此也問祔食之位朱子曰古人祭於東西廂今人家無東西廂某家只位於堂之兩邊

典賣

典猶言典當也按九數二曰粟布以御交質變易程氏曰交謂買賣質謂典約變易謂擅換是典者相質定價之謂杜詩朝回日日典春衣黃山谷詩寧剪髻鬟不典書

倚

一作椅俗呼坐凳

卓

一作棹伊川先生指前食棹問康節是也

瞻禮

瞻者尊而仰之之謂謂瞻仰而致禮也丘氏曰

男子唱喏婦人立拜

俠拜

俠猶夾也按儀禮少牢禮尸酢主人主人拜受爵尸答拜主人又拜又主婦拜獻尸尸拜受主婦又拜注俱謂之俠拜亦曰夾爵拜冠禮子既冠見于母母拜句受子拜句送句母又拜注婦人於丈夫雖其子亦俠拜然則俠之為義可知也今據家禮而言如祭禮主婦二拜而獻退而又二拜昏禮婦先二拜夫答再拜婦又二拜是

皆交拜也但主婦點茶及亞獻無先拜之文則恐是一時四拜而俠拜之名由此也又按婦人拜禮以肅拜為正兩膝齊跪手至地頭不下為肅拜雖拜君賜亦然又有手拜手至地而頭在手為手拜昏禮見舅姑及有喪用此拜為夫及長子之喪主則稽顙又内則凡女拜尚右手註尚謂拱而右手在上也詳見丘氏儀節註

正

即正朝杜臺卿玉燭寶典正月為端月其一日為元日亦曰上日亦曰正朝杜氏通典漢高祖十月定秦遂為歲首七年長樂宮成制群臣朝賀儀武

帝改用夏正亦在建寅之朔則元日朝賀起於漢高也後世遂至士庶亦相賀拜漢書註顏師古曰適會七年十月長樂新成漢時尚以十月為正月故行朝歲之禮也

至

即冬至漢書冬至陽氣起君道長故賀王燭寶典冬至日南至景極長陰陽日月万物之始律當黃鍾其管最長故有履長之賀遂至士庶亦相賀

朔

即朔旦

望

即望旦廣州記朔望之儀自尉佗始佗立朝臺朔望升拜後世遂至士庶亦相禮謁按禮天子常朝則服皮弁朔旦則服玄冕諸侯常朝則服玄端朔旦則服皮弁儀禮喪禮大夫士朔望有奠孔子月朔朝服而朝漢書宣帝令蕭武朝朔望宣帝豈用佗禮者朔望之禮其來遠矣佗亦聞而行之耳非自佗始也

設新果止卓上

張子曰朔望用一獻之禮取時之新物因薦以是日無食味也程子曰月朔必薦新朱子曰諸家禮皆云薦新用朔朔新如何得合但有新即

薦子廟

茶

木名生南方高至數十尺樹似梔子花白如薔薇實如栟櫚蔕如丁香其名一曰茶二曰檟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茶之盛行於世自晉始春早摘其芽火焙而杵碎和膏作團餅有龍團鳳團之名詳見陸羽茶經蔡襄茶譜用茶之義見上註

托

程泰之衍繁露曰托始於唐前世無有也崔寧女飲茶病盞熱熨指取楪子融蠟象盞之大小

而環結其口置盞於蠟無所傾側因命工髹漆為之寧喜其為制名之曰托遂行於世今世又着足以便挌取間有隔塞不為通管者乃初時楪子貯蠟遺制也

盞盤

盤即盞之臺也

束茅

按書禹貢荊州包匭菁茅蔡氏曰菁茅有刺而三脊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周禮甸師供蕭茅註鄭大夫曰蕭字或為莤莤讀為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

縮浚也說文縮通作莤禮祭束茅加于裸圭而
灌鬯酒是為莤象神飲之也春秋傳註祭祀必
束茅而灌之以酒為縮酒程子曰古者灌以降
神故以茅縮酌若然則後世束茅酹酒似取此
義也又按鄭康成曰縮酒泲酒也以茅覆籍而
泲之也或問縮酌用茅恐茅乃以酹朱子曰某
亦疑今人用茅酹酒古人鎘拘乃酹酒之物則
茅之縮酒乃今人釃酒也想古人不肯用絹帛
故以茅縮酒也縮酒用茅之說其不同如此然
而士虞禮刌茅五寸而束之祭食于其上周禮
男巫掌望祀用茅旁招以降其神則古人之以

茅交神明者亦尚矣其束茅降神栖亦其遺意歟○按茅之類甚多所謂菁茅者有毛刺管子註今辰州麻陽縣包茅山有之我國未聞有此茅也今俗所用者滑澤無毛刺即傳所稱管蒯之類非真茅也

聚沙

用沙之義無所考然古人祭必酹酒以酒沃地曰酹而程子亦曰酹酒澆在地上又朱子曰古人祭酒於地祭食於豆間有版盛之然則古人之所以酹直瀉之於地上而無所盛也後世用沙代之者即澆地之義而其必取沙者沙土一

也而沙能滲酒歟

姑嫂姊

夫之姊妹為姑女兄弟曰姊妹

茶筅 筅蘇典切

丘氏曰茶筅之制不見於書傳惟元謝宗可有詠茶筅詩味其所謂此君一節瑩無瑕夜聽松風漱玉華萬縷引風歸蟹眼半瓶飛雪起龍牙之句則其形狀亦可彷彿見矣或謂茶筅即蔡氏茶錄所謂茶匙非是又按宋韓子蒼詩曰看君眉宇真龍種猶解横身戰雪濤詳玩此兩句則筅之為用亦可知矣

湯瓶

蔡氏曰以銀鐵或瓷石爲之欲小易候湯也

點茶

蔡氏曰抄茶一錢匕先注湯調極均又添入環迴擊拂湯上盞可四分則止丘氏曰先設盞托至是乃注湯于盞用茶筅點之耳古人飮茶用末所謂點茶者先置茶末於器中然後投以滾湯點以冷水而用茶筅調之今人燒湯煎葉茶而此指儀節猶云點茶者存舊也

冬至則祭始祖畢

祭始祖儀在後伊川先生曰冬至祭始祖立春

祭先祖其詳亦在後

望日不設酒

士喪禮月半不殷奠鄭氏曰自大夫以上月半又奠士月半不復如朔盛奠下尊者䟽曰尊謂大夫也古禮朔望之不同如此今按朱子之意非必取此義也朱子嘗曰祭禮正要簡簡則人易從如温公書儀人已以為難行其殽饌十五品亦難辦又曰温公所定者亦自費錢温公祭儀庶羞麪食米食共十五品今須得一簡省之法方可然則一月之内再舉茶酒之薦恐貧家未易辦故欲令簡而易行

舅沒則止於祭

註言謂傳家事於長婦也韓氏曰舅沒則姑老不以ノ許之也

支子不祭

孔氏曰支子庶子也祖禰廟在適子之家庶子賤不敢輒祭若宗子有疾不堪當祭則庶子代攝可也猶必告于宗子然後祭程子曰古所謂支子不祭者惟使宗子立廟主之而已支子雖不祭至於齊戒致其誠意則與主祭者不異可與則以身執事不可與則以物助但不別立廟爲位行事而已後世如欲立宗子則當從此義

雖不祭情亦可安若不立宗子徒欲廢祭適足長惰慢之心不若使之祭猶愈於已也禮記內則曲禮文

幞頭

二儀實錄古以皁羅三尺裹頭號頭巾三代皆冠列品黔首以皁絹裹髮至周武帝依古三尺裁爲幞頭唐馬周交解爲之象轂子曰古者以三尺皁絹裹髮名折上巾後周武帝裁爲四脚名幞頭但空裹髻而已隋大業中著巾子以桐木爲之內外皆桼裹於幞頭之內亦見郭若虛見聞志朱子曰幞頭不知所起但諸家小說中

時見一二王彥輔麈史亦略言之唐人幞頭初時以紗為之後以其軟遂斫木作一山子在前襯起名軍容頭其說以為起於魚朝恩一時人爭效之士大夫欲爲幞頭則曰爲我斫一軍容頭來及朝恩被誅人以爲語讖其先幞頭四角有脚兩脚係向前兩脚係向後後來遂橫兩脚以鐵線張之然惟人主得服此世所畫唐明皇已服兩脚者但比今甚短後來藩鎮遂亦僭用想得士大夫因此亦皆用之但不知幾時展得如此長桐木山子相承用至本朝遂易以藤織者而以紗冒之近世方易以漆紗夢溪筆談曰

唐惟人主用硬脚一云梁高祖始布漆千紗施
鐵爲脚朱子又曰幞頭乃周武帝所製之常冠
用布一方幅前兩角綴兩大帶後兩角綴兩小
帶覆頂四垂因以前邊抹額而繫之帶於腦後
復收後角而繫小帶於髻前以代古冠亦名幞
頭亦名折上巾其後乃以漆紗爲之而專謂之
幞頭見温公書儀後山談叢又曰到本朝太宗
時又以藤做骨子以紗糊於上到仁宗時方以
漆紗爲之塵史唐宦官要得常似新幞頭故以
鐵線插帶中又恐壞其中以桐木爲骨子常令
高起如新謂之軍容頭後来士大夫學之令匠

人爲我所箇置容頭來蓋以不爲之故謂之斫
朱子又曰唐人有官者公服幞頭不離身此篇
常服一純皂沙鐵脚自梁高祖始

公服

即朝服却吊編底以青綠朱紫四等國朝惟綠
緋紫三等而已朱子曰古者有祭服有朝服祭
服所謂鷩冕之類朝服所謂皮弁玄端之類天
子諸侯各有等差自漢以來祭亦用冕服朝服
則所謂進賢冠紗袍隋煬帝始令百官戎服
唐人謂之便服又謂之從省服乃今之公服也
又曰今朝廷服色乃古間服此起於隋煬帝時

然當時亦只是做戎服當時又自有朝服以煬帝巡遊頻數欲就簡便故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緋六品以下服綠皂靴乃上馬鞋也後世循習遂爲朝服然唐猶有三等服有朝服又有公服治事時着便是法服有衣裳佩玉等又有常時服便是今時公服法服即朝服也又曰古今朝祭之服皆用直領垂之而皆未嘗上領也今之上領公服乃夷狄之戎服自五胡之末流入中國至隋煬帝時巡遊無度乃令百官戎服從駕而以紫緋綠三色爲九品之別遂爲不易之制齊氏曰後世朝祭服綠服緋服紫盖不

特制度盡變於拓拔魏而其色已失其正矣○
今按直領之服蓋古制其領直下上衣下裳者
上領之服本胡服其領上盤衣與裳相屬不殊
者朱子又釋上領之義曰聯綴斜帛湊成盤曲
之勢以就正圓然則我國團領公服起亦出於
此也

帶

革帶即唐輿服志所謂九環帶也秦時反揷垂
頭始名腰帶唐初綴下揷垂又名撻尾取下順
之義一品至三品金銙四品六品花犀爲銙七
品九品銀銙庶人鐵銙宋時其制有六庶僚黑

角帶至侍從而特賜帶者寫笏子中書舍人諫議待制權侍郎紅鞓黑犀帶權尚書御史中丞資政端明殿閣學士直學士正侍郎給事中金御仙花帶翰林學士以上正尚書御仙帶執政官宰相方頭毛文帶(見炙毅亍 双却歸編)朱子曰鞓以皮爲之盖古人未有衣服時且取鳥獸之皮来遮前面後面後世聖人制服不去此者示不忘古也今則又以帛爲之鞸耳中間有頸兩頭有肩肩以革帶穿之革帶今有胯子古人却是環子釘於革帶其勢垂下如今人釘鈒串子樣鐫鋋之類結放上面今之胯子便是做他形像朱子

又曰革帶是正帶以束衣者不專爲佩而設大帶乃申束耳申重也所以謂之紳○按革帶士庶通服但以牓子而分貴賤耳

靴

釋名曰靴本胡服趙武靈王所作實錄曰武靈王好胡服常服短靿以黃皮爲之後漸以長靿軍戎通服唐馬周以麻爲之殺其靿加以靴氊開元中裴叔通以羊皮爲之隱麖加以帶子裝束筆談曰北齊全用胡服長靿靴也續事始曰故事胡虜之服不許着入殿省馬周加飾乃許也朱子曰今世之服大抵皆胡服如上領衫靴

鞋之類先王冠服掃地盡矣中國衣冠之亂自
晉五胡後來遂相承襲自元魏至隋及唐大抵
皆胡服按先王之制舄與屨而已周禮屨人掌
王及后之赤舄黒舄素屨葛屨鄭康成曰複下
曰舄襌下曰屨鄭鍔曰王之舄三赤爲上后之
舄三玄爲上天子吉事皆舄上公服冕則赤舄
諸侯服冕則亦赤舄其他則皆屨而已後世朝
祭之服皆用靴無復舄屨之制此朱子所以歎
也麖音韻京 縛之義

笏

記玉藻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

竹士竹本象註球美玉也文飾也以鮫魚須飾竹以成文也大夫近尊而屈故飾竹以魚須士遠尊而伸故飾以象陸氏曰諸侯之笏二尺有六寸降殺以兩則大夫二尺四寸士二尺二寸也晉輿服志古者貴賤皆執笏其有事則搢之於腰帶朱子曰今官員執笏最無道理笏者只是君前記事恐事多須以紙粘笏上記其頭緒或在君前不可以手指人物須用笏指之此笏常搢在腰間不執在手 今世遂用以為常執之物記事但其私事也胡氏曰古者君臣所執贊而笏則搢之搢於腰間正用以指畫記事而

已不執之以爲儀也宋文周復古乃不修贄而執笏於是攝齊鞠躬之禮廢升堂而跐齊者多矣今按笏之爲義忽也所以記事而備忽忘也故事君事親奉宗廟祭祀無貴賤皆執也

進士

進士謂應擧者王制大司徒命鄕大夫論秀才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鄕(謂免鄕之繇役)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謂不給繇役於司徒)曰造士(造成也)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然

後官之漢時舉賢良文學之士親策之於庭但有甲乙之科而無進士之名歷代皆然至隋煬帝始建進士之科試以詩賦唐因之每歲仲冬郡縣館監課試其成者長吏會僚屬設賓主陳俎豆備管絃行鄉飲禮歌鹿鳴之詩召耆艾叙少長而觀焉既餞與計偕而進於禮部謂之進士其不在館學而得者謂之鄉貢進士得第者謂之前進士如韓愈上宰相書曰前鄉貢進士韓某時愈已登第矣宋又因唐制故謂應舉者為進士如伊川先生舉進士報罷而呂申公羅南省進士程某是也

襴衫

或問祭服朱子一應擧者用襴衫幞頭不應擧者用皂衫幞頭帽子亦可衣與裳連曰襴蓋衣之上衣下襴者朱子嘗論上領公服之非而不及襴衫之領則近代亦直其然宁曰寇夫初學校之師禮甚嚴雖在野店飯必襴坐必拜朱子君臣服議有曰皇帝戎服曰服布襴衫皁臣三等服皆有布襴衫二朱子又曰四脚襴衫當世之常服是襴衫在當時通上下以服者也瓊山丘氏曰今幞頭有官者得用襴衫專為生員之服然則襴衫今中朝保為士人之服耳

處士

朱子所謂未應擧者

皂衫

皂衫猶言黑衫按周禮山林宜皂物鄭司農曰
皂柞栗之屬今世謂柞實爲皂斗黃氏曰柞實
卽橡也其房可以染黑故謂之皂斗俗因謂黑
爲皂也朱子曰涅黑土染皂物也蓋二物皆可
以染皂也又朱子嘗曰前輩士大夫家居常服
紗帽皂衫革帶無此則不敢出今士大夫殊無
有衫帽者又曰宣和末京師士人行道間猶著
衫帽至渡江戎馬中乃變爲白涼衫紹興間士

人猶是白凉衫至後來軍興又變爲紫衫然則皀衫者當時士大夫之常服也𤨏山丘氏曰帽子皀衫其制不可考○按襴衫皀衫皆一時士大夫之常服而以爲進上處士之別又後冠禮再加用皀衫三加用襴衫則其服之輕重亦必有差矣

帽子

按晉書輿服志帽名猶冠也義取於蒙覆其首其本纚也古者冠無幘冠下有纚以繒爲之後世施幘於冠因裁纚爲帽自乘輿宴居下至庶人無爵者皆服之徐氏亦曰帽本纚也古者冠

無幘冠下有纚以縚爲之後世因施幘於冠因
或裁纚爲帽自來與宴居下至庶人無爵者皆
服之江左時野人已着帽、士亦往往而見但
無頂圈矣後乃高其屋朱子曰帽本只是巾前
二脚縛於後後二脚反前縛於上今硬帽是後
來漸變如此又曰簿太后以帽絮提文帝則帽
已自此時有了從來也多叜欲巾子幞頭或問
今冠帶起於何時曰看角抵圖所畫觀戲者盡
是冠帶立底屋上坐底皆戴帽繫帶樹上坐底
也如此那時猶只是軟帽搭在頭上帶只是一
條小皮穿幾箇孔用那胯子縛住至賤之人皆

用之今来帽子做得恁高硬帶做得恁地重大

又曰桶頂帽子乃隱士之冠又按魏志管寧常

著紗帽杜詩浪乏浮紗帽註紗帽隱者之巾○說文髮

有巾曰幘方言覆髻謂之幘按幞頭帽子其初

皆以巾覆髻而後世漸變其制遂殊並行於世

而各為士大夫之常服然而祭服則自處士以下

冠巾則先施於再加其用之輕重亦必有辨矣

衫

即皂衫也

凉衫

即白凉衫朱子曰不應舉者皂衫幞頭問曰皂

衫帽子如何曰亦可然齊只當凉衫又曰若緊
衫凉衫便可懷袖間去見人又貴輕如帽帶皂
衫是多少費窮秀才如何得許多錢然則凉衫
服之簡便而貴輕者所以爲無官者之用而與
帽子其所用輕重亦自相當耳

假髻

朱子曰婦人有環髻今之特髻是其意也環髻
即假髻也以形言則曰環髻以制言則曰假髻
按周禮婦人之首服有三一曰副二曰編三曰
次鄭康成曰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
象若今步繇矣編編列髮爲之其遺像若今假

髻矣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髮鬄賈氏曰步搖假髻鄭據時目驗以曉古至今去漢久遠亦無以知其狀矣又按孔氏曰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編列他髮假作髻形加於首上然則副亦假髻而爲制略可想矣

大衣長裙

大衣即大袖也事物紀原云唐命婦服裙襦大袖爲禮衣又云隋作長裙十二破今大衣中有之胡琨蒼梧雜志婦人只是大衣但有衫帔直帔之異耳或問婦人不著背子則何服朱子曰大衣問大衣非命婦亦可服否曰可然則大衣

之爲大袖明矣○命婦大夫妻也被詔也詳見

丘氏儀節婦人服制下

冠子

冠子未詳古者婦人不冠以笄固髻而已朱子亦曰婦人不戴冠今按周禮副有衡笄鄭司農曰衡維持冠者鄭康成曰衡以玉爲之垂于副之兩旁當耳鄭鍔曰衡所以維持其冠而笄則以約束其髮所謂冠者指副而言詩毛傳副亦謂編髮爲之是編次二物亦可謂之冠然以其覆首而言曰冠非若男子之冠故曰婦人不冠又按炙轂子秦漢時有席帽制本羌服婦人亦

服之以羊毛爲之氈以故席四緣垂網子飾以
珠翠亦謂之幃帽前漢書導太后以帽絮提文
帝註晉灼曰巴蜀異志謂頭上巾爲帽絮後漢
輿服志夫人紺繒幗釋名云后夫人之首飾上
有垂珠步則搖烏桓傳婦人着句決飾以金碧
猶中國之有幗步搖雖非先王之遺制而婦人
之有冠久矣通鑑諸葛亮遺司馬懿巾幗婦人
之服註幗婦人之喪冠以巾上覆髮如帕之類
幗之爲制亦略可想見矣又如後世花冠簇冠之
類亦未必古人之遺意而其制略如男子之焉
此則婦人冠制之變隨世益巧矣又按儀禮士

冠禮註鄭氏曰今未冠笄者著卷幘賈氏曰漢
時男女未冠笄者首著卷幘卷幘者以布帛圍
繞髮際爲之矣以未笄之女而曰冠子云者意
當時必有覆首以飾而名之以冠如漢人首卷
幘者其制今不可考今又按何氏所纂副序圖
全似男子冠形不知何據 [illegible]莫官切覆也

背子

蒼梧雜志背子本婢妾之服以其行直主母之
背故名背子後來習俗相承遂爲男女辨貴賤
之服朱子曰前輩無着背子者雖婦人亦無之
背子起於宗久又曰前輩子弟平時家居皆裹

帽着背子否則以爲非禮又曰嘗見前輩雜說中載上御便殿着紗帽背子則國初已有背子矣○瓊山丘氏曰按今時制冠服與前代異非惟不宜於俗且不得其制今擬有官者冝服烏紗帽盤領袍革帶皂靴生員服儒巾襴衫絲絛皂靴無官者平定巾直領衣絲絛靴或履或深衣幅巾命婦珠冠背子霞帔或假髻盤領袍香茶帶非命婦假髻服時制衣服之新潔者○按冠服之制在中朝去宋代數百年而丘氏已不得其制矧在丘氏之後又百餘年矣我國男女之服貴賤之制雖曰一遵華制而其間因仍舊

俗相承而不改者亦已多矣如丘氏所稱乃當
世之制而亦有不知其爲狀者是可恨已今我
國使命之往来項背相望于途因詢問其制以
華千古之陋則豈非我國衣冠之一大幸也哉
區區山野賤老跧伏窮鄉習俗之中深有望於
當世好禮博雅之君子云○我國婦人之髻尤
爲無理可笑

祠堂時節陳設家衆叙立之圖

妣 考
茶 酒 茶 酒
神位
果盤

祖妣 祖考
茶 酒 茶 酒
神位
果盤

曾祖妣 曾祖考
茶 酒 茶 酒
神位
果盤

高祖妣 高祖考
茶 酒 茶 酒
神位
果盤

香案
茅沙

主人位 主婦位

阼 西

祝版

茶瓶 酒注 盞盤 酒瓶
卓

階 香案 階

帨巾架 盥盆臺 帨巾 盥盆

丘氏曰通禮本註有毋特位於主婦之前一舊圖無之子孫當世為一列而舊圖混為一有失世次今補正之舊圖分諸父諸兄為二雖與本註不同則得之矣按丘氏此圖比舊圖頗詳今載于此但本圖分而為二今合之者以便觀覽

先生云止更在斟酌也

丘氏曰除夕自有除夕之禮履端之祭蔔年行之恐亦未安今朝廷於元朝行大朝賀禮而孟春時享亦移別日行之今擬有官者以次日行事

除夕

十二月三十日歲除故曰除夕

裝香

裝猶供備之意嘗見楊億所撰傳燈錄曾供佛多用裝香之語蓋當時俗語如此

祠版

祠版即牌子也

酹茶酒

橫渠先生曰奠酒之奠安置也謂注之於地於也伊川先生曰降神則酹必灌之於地祭酒則奠安置在此今人澆在地上甚非也既獻則徹去可也朱子曰酹酒有兩說一是用鬱鬯之酒灌地而降神一是祭酒古者飲食必祭以鬼神自不能祭故代之祭也今人雖存其禮而失其義然則酹字作奠字爲是兰世俗以奠爲酹而溫公亦不免

月望不設食

即朱子月望不設酒之義說見上註

唱喏

唱喏當時俗語朱子有曰低頭唱喏我退溪先生亦曰唱喏作揖貌盖低頭致禮若今揖然

有時新止于影堂

如月令仲夏薦含桃之類程子曰月朔必薦新少儀曰未嘗不食新註嘗者薦新物於寢廟未嘗則孝子不忍先食輔氏曰薦後方食一飲食不敢忘父母未薦而還食新焉則是死其親而喪其心矣

忌日 止 薦酒食如月朔

張子曰古人於忌日不爲薦奠之禮特致哀示變而已又曰凡忌日必告廟爲設諸位不可獨享故迎出廟設於他次旣出則當告諸位雖尊者之忌亦迎出此雖無古可以意推薦用酒食不焚楮幣其子孫食素程子曰忌日必遷主出祭於正寢盖廟中尊者所據又同室難以獨享也本注於正寢可以盡思慕之意朱子曰古無忌祭近日諸先生方考及此王過曰乙卯年見

先生家凡值遠諱早起出主於中堂行三獻之禮一家固自蔬食其祭祀食物以待賓客今止日薦酒食如月朔則温公亦薦而非祭也薦與祭不同祭必三獻薦則一獻耳

禮君子止忌日之謂也

見祭義又曰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註不用不以此日為他事也非不祥言非以死為不祥而避之也夫日猶此日也志有所至者此心極於念親也不敢盡其私不敢盡心於己之私事也又曰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註稱諱如見親宗廟之禮上不諱下故有稱諱之時如祭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也方氏曰稱諱如見親所謂聞名心瞿也

喪儀二受弔

朱子曰唐時士大夫依舊孝服受弔五代時某人忌日受弔某人弔之遂於坐間刺殺之後來只是受人慰書而不接見須隔日預辦下謝書後有來慰者即以謝書授之不得過次日過次

日則謂之失禮○按温公雜儀與家禮不同者五焚香後不灌酒一也甚祖考而祭酒與在位者俱拜後次酹祖妣以下一也茶酒于貧而酹之此三也告事無侑獻四也忌日薦酒食三獻讀者詳之

寒食

清明節前一日寒食唐開元勑九三日禁火孫氏曰上俗以冬至後一百五日炊熟不火食以待清明改火謂之寒食蓋晉風因介子推逃文公之祿文公焚山久而成俗今河東之民以棗麪爲炊餅貫掛於戶上號曰子推初學記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循火禁於國中注季春將出火也今寒食準節氣是仲春之末清明是

三月之初然則禁火亦周制也又琴操晉文公
與介子綏俱亡子綏割腓股以啖文公文公復
國獨無所得作龍蛇之歌而隱文公求之不肯
出乃燔左右木子綏抱木而死文公哀之令人
五月五日不得舉火及考焦贛易林魏武明罰
令陸翽鄴中記並云寒食起於子推琴操所云
子綏即推也又云五月五日與今有異皆因流
俗所傳據左傳及史記並無子推被焚之事張
子曰寒食者周禮四時變火惟季春最嚴以其
大火心星其時太高故先禁火以防其太盛既
禁火須為數日糧既有食復思其祖先祭祀寒

食與十月朔日展墓亦可爲草木初生初死剎
楚歲時記有疾風甚雨以故禁火謂之寒食唐
開元勅寒食上墓杜詩註趙氏曰不擧火而冷
食其物故謂之寒食亦謂之熟食○按子推焚
死事見新序晉文公反國賞從亡者不及子推
子推去入綿上山中文公求之不得乃焚其山
推遂不出而焚死又按莊子以爲抱木而死又
楚詞以爲立枯推之焚死不可謂誣而俗所謂
寒食者本起於龍忌之禁此不可不知也

重午

提要錄五月五日午時爲大中節風土記端午

端始也歲時記京師人以五月　日為端一二日為端二三日為端三四日為端四五日為端五亦謂之端午又謂之端陽又按呉筠續齊諧記是日屈原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至日以竹筒貯飯祭之又荊楚記以舟楫救之至今競渡是其遺意也○按重午者取月午時午之義

中元

七月十五日道經以正月十五日為上元天官降福之辰七月十五日為中元地官赦罪之辰十月十五日為下元水官備厄之辰朱子曰三元道家之說如上元燒燈卽見於隋煬帝不知

始於何時大平御覽漢家祠太乙以昏時祠至明今人正月十五日夜遊觀燈是其遺事夢華錄是日供養祖先素食城外有祖墳即往拜掃禁中亦出車馬詣道院謁墳作慶止大會

重陽

九月九日魏文帝重九以菊賜鍾繇與書曰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日九為陽數而日月並應俗宜其名以為宜於長久故以燕享高會也又按吳筠續齊諧記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累年長房謂桓景曰九月九日汝家當有災厄急宜去令家多作紫囊盛茱萸以繫臂登高飲菊

花酒此禍可消景如其言舉家登山々還見狗
鷄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代之矣今世人
毎至九日登山飲菊花酒婦人帶茱萸囊西京
雜記漢武帝宮人賈佩蘭佩茱萸食餌飲菊花
酒曰令人長壽盖相傳自古莫知其由蘇東坡
詩遥憐退朝人餻酒出太官註宋時重九日百
官朝退太官厨以餻酒賜群臣賞重九也

食如角黍止所尚者

鄴中記寒食三日爲醴酪又煮糯米及麥爲酪
擣杏仁煮作粥玉燭寶典寒食煮大麥粥研杏
仁爲酪别造餳沃之嚴有翼藝苑雌黄寒食以

糆爲蒸餠搽團棗附之名曰棗糕天寶遺事每
端午造粉團角黍飣食金盤中纖妙可愛以小小
角弓架箭射中粉團者得食盖粉團膩滑而難
射也都中盛行此戲周處風土記端午烹鶩以
菰葉裹粘米爲粽以象陰陽包裹未分散謂
之角黍歲時雜記端午作水團又名白團或雜
五色人獸花果之狀其精者名滴粉團或加麝
香又有乾團不入水者又云重午多出食糕大宰
以棗爲之或加以栗亦有可嗣者夢華錄都人
重九各以粉糆蒸糕相遺上插剪綵小旗糝飣
果實如石榴子栗黃銀杏松子肉之類

七月十五日 上 設素饌

浮屠袁宏漢書浮屠佛也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李氏曰按魏志云浮屠正號曰佛陀佛陀與浮屠聲相近皆西方字其來轉為二華言譯之則曰淨覺諸〻饌佛經目連比丘見亡母生餓鬼中即以鉢盛飯往餉其母食未入口化成火炭遂不得食目連大叫馳還白佛佛言汝母罪重非汝一人力所奈何當須十方衆僧威神之力至七月十五日當為七代父母現在父母厄難中者具百味五果以著盂蘭盆供養十方大德佛勑衆僧皆為施主祝願七代父母行禪定意然後受食是時目連母得脫一切餓鬼之苦目連白佛未來世佛弟子行孝順者亦應奉盂蘭盆為爾可否佛言大善故後人因此廣為華飾乃至刻木割竹飴蠟剪綵模花果之狀極工巧之妙謂之盂蘭會設盂蘭盆俗以竹為器俗是日以素饌供養祖先故魏公

張南軒

亦從俗知此嗚呼魏公一時賢相程子嘗稱之以為之否破人而猶且如此彼之惑人可畏哉

名栻字敬夫忠獻公浚之子綿竹人頴悟夙成師五峯先生胡宏宏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與朱子相友善仕至秘書閣修撰年四十八卒世稱南軒先生

且古人止不敢以燕

見孟子滕文公篇

據經止事亾如事存之意也

經指禮經南軒以爲黷而不敬朱子又曰欲廢之則恐感時觸物思慕之心又無以自止殊覺不易處又曰三王制禮因革不同皆合乎風氣之宜而不違乎義理之正正使聖人復起其於今日之議亦必有所處矣又曰今南軒廢俗節之祭某問曰於端午能不食糉乎重陽能不飲茱萸酒乎不祭而自享於心安乎後楊氏復之說亦朱子答[illegible][illegible]壽守語楊氏並引之也

告朔

程子曰每月告朔用茶酒

孝子某

郊特牲曰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註祭上於孝士之祭稱孝孫孝子是以祭之義爲稱也

敢

鄭氏曰敢者冐昧之辭賈氏曰凡言敢者皆是以卑觸尊不自明之意故云冐昧之辭

故

按故猶舊也古也古人於存亾通稱如韓愈河南府同官記故相國今太子賓客鄭公朱子考異曰故相猶今言前宰相非亾沒之謂以故字加於祖先之上亦猶曰故人前人云耳或者以

焉故如漢書物故之故謂亾沒也嗚呼孝子方致如在之誠而豈忍遽以亾沒爲稱哉又按丘氏曰按家禮舊本於高曾祖考妣上俱加皇字今本改作故字故字近俗不如用顯字蓋皇與顯皆明也其義相通

封謚

如某國某公之類是

府君

朱子曰無爵曰府君夫人漢人碑已有只是尊神之辭府君如官府之君或謂之明府今人亦謂父爲家府按府君本漢人呼太守之稱猶公

侯之公轉爲男子之尊稱耳

某封

如某國夫人某郡夫人之類是

官告所贈之龜

宋制贈官輔弼以上方及祖

刷子

刷入聲數刮切刷子一名蔑子所用以刮拭者

因事特贈止以叙其意

衆子贈官告皇考文云徃歲天子用祀泰壇上

帝降歡福祚胙答慶賜之澤覃及萬方中外幽

明罔不咸賴謂熹名秩有列內朝降以制書賁

其禰廟云云按此以邪祀之恩特贈者於此可
以見其例矣

宅人生嫡長孫　加上儀

丘氏曰嫡孫亦如之生餘子則殺其儀按禮諸
侯大夫士有擇子名子之禮無見廟之文獨賈
誼新書有天子立世子之禮大戴禮保傳篇有
太子始生見于南郊之文疑生子取此義也今
並載于左內則凡接〻用二〻〻否則擇日國君
世子生告于君君接以大牢宰掌具三日卜士
負之吉者宿齊朝服寢門外詩註持也承也負
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大夫士亦

三日接子始負子射天子冢子則大牢諸侯世
子亦大牢大夫少牢士特豕庶人特豚餘子則
皆降一等庶人猶特豚也三月之末擇日翦髮
爲鬌是日也妻、子見於父 註大士以下見於側室 夫入
門升自阼階立于阼西向妻抱子出自房當楣
立東面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註咳謂以手
承子之咳、也 右大夫士名子之禮 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爲
鬌世子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 註人君見世子於路
寢皆立于阼階西向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
之乃降 右諸侯名子之禮 賈誼新書古之聖帝將立世
子則帝自朝服升自阼階上西向妃抱世子[illegible]

房出東向太史奉書上堂當兩階之間北面立曰世子名曰某者三帝命世子曰授太祖太宗與社稷於子者三妃曰不敢者再至三命曰謹受命拜而退太史以告大祝大祝以告太祖太宗與社稷大戴禮保傳篇古之王者太子迺生註顔師古曰迺始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鄭曰遥闕故下望廟則趨蓋先見于天而後見于廟也

某之婦某氏

丘氏曰子則云某之子某婦某氏弟姪孫同

主婦抱子止再拜

丘氏曰若子分婦或姪孫婦則立其後

復位

丘氏曰主人主婦俱復位以子授乳母又曰餘子孫則不設茶酒止啓櫝不出主○就位盥洗啓櫝詣香案前跪焚香告辭俯伏興再拜興主婦抱孫見再拜婦復位與在位者皆拜辭神○

按丘氏餘子見廟之儀甚詳今具載于此然禮諸侯大夫士接子名子餘子則皆降一等天子必世子然後告廟見廟而此亦必曰嫡長子云則丘氏之說恐或未然

凡言祝版止焚之

丘氏曰臨祭則置于祠堂卓上讀畢則置于案上香爐之左祭畢則焚之留版亦祭做此

元孫

丘氏曰宋朝諱玄凡經傳中玄字皆改爲元而家禮亦然今悉宜從玄按宋祖諱玄朗故避之朱子曰玄朗之諱起於大中祥符朝王欽若之徒推得出然無玟音處玄爾雅親屬微昧也

曾孫

爾雅曾猶重也

行第

如幾郎幾公之類

稱號

如處士秀才之類

某氏夫人

丘氏曰婦人稱夫人猶男子之稱公也今制二品方得封夫人宜如俗稱孺人○按夫人二字在宋制亦非卑者之稱如國夫人郡夫人之類必公卿之妻方得此封但世俗通以為婦人之尊稱其來遠矣自宋時已然而朱子從之者於理無害耳且孺人之稱在古禮必大夫之妻在今制亦非無官者之妻何必捨先賢而從俗哉

最尊者為主

如繼高祖之宗則但稱玄孫繼曾祖之宗則但稱曾孫之類是○丘氏儀節參神辭神皆四拜

按程子曰家祭凡拜皆當以兩拜爲禮今人事生以四拜爲再拜之禮者蓋中間有問安之事故也事死如事生誠意則當如此至如死而問安却是瀆神若祭祀有祝有告謝神等事則自當有四拜六拜之禮

焚黃

丘氏曰告日命善書者以黃紙錄制書一通以盤盛置香案上主人讀祝畢再拜主人復位祝東面立宣制詞畢執事捧所錄制書黃紙即香案前併祝文焚之○瀛續事始唐貞觀中太宗詔用麻紙寫誥勅高宗以白紙多蟲蛀尚書頒下州縣並用黃紙杜甫贈翰林學士張洎詩

紫誥仍兼綰黃麻似六經註謂寫誥詞於黃麻紙上又李從一答劉侍御詩惟羨君爲柱下史手持黃紙到滄洲註古詔皆用黃麻紙故詔書謂之黃紙又劉禹錫詩黃紙除書每日聞白樂天詩黃紙除書無我名是除拜制誥必用黃紙自唐始也按用黃者別無意義以黃蘗辟蠹故染之紙古人寫書皆用黃紙者爲此而書亦謂之黃卷必錄而焚之者命書不可焚也

張魏公

名浚咸之子栻之父登進士第和高宗終始不主和議孝宗即位召除少傅進封魏國公乘追贈太師謚忠獻

告于家廟 止告墓也

今按朱子焚黃祝文有曰祇奉命書以告于寢廟又曰茲用齊祓致告寢廟云云

或有 止遺書

按溫公雜儀云先教遺文次祠版此云先遷神主

遺書蓋温公以手澤為重朱子以神之所依為重其先後之辨亦各有意而此神主下無二次云則朱子之意亦欲一時幷遷歟

歲率其子孫一祭

問親盡之墓合祭否朱子曰墓祭無明文雖親盡而祭恐亦無害

朱子曰而今祭四代已為僭

問祭禮程先生曰祭自高祖而下如伊川所論古者一二庶人祇祭考妣温公祭自曾祖而下伊川以高祖有服所當祭今見於遺書者甚詳此古禮所無創自伊川所以使人盡孝敬追遠之義

又曰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故古者大夫以下極於三廟而干祫及其高祖今用先儒之說通祭高祖已為過矣六七世久遠自合遷毁不當更祭也按程子遺書問今人不祭高祖如何

程子曰高祖自有服不祭甚非某家却祭高祖
又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五服未嘗有異皆至高
祖服既如是祭祀亦須如是其疏數未有可考
但其理必如此雖二廟一廟以至祭寢亦及高
祖若止祭禰只為知母而不知父禽獸道也祭
禰而不及高祖非人道也又曰雖庶人祭及高
祖比至天子諸
侯止有疏數耳

楊氏復曰 此以奉墓祭

蓋立祠堂於始祖之墓所以奉始祖之祧主而
祭之也餘主則埋之或問祧主當遷何地朱子
曰漢唐人多瘞于兩階之間以謂人跡不踏取
其潔耳問今以昭穆瘞于祖宗之墳何如曰唐
人亦有瘞于寢園者但今人墳墓又有太遠者
恐難用耳又曰古者始祖之廟有夾室凡祧主
皆藏於夾室自天子至于士庶皆然今士庶之
家不敢僭立始祖之廟故祧主無安頓處只得
如伊川說埋於兩階之間而已某家廟中亦如
此兩階之間人迹不到取其潔耳今人家廟亦
安有所謂兩階者但擇潔處埋之可也思之莫
若埋于始祖墓邊緣無箇始祖廟所以難處只

得如此又曰古者天子有始祖之廟而藏之夾
室大夫亦有始祖之廟今皆無此更無頓處古
人埋桑主於兩堦間蓋古者堦間人不甚行今
則混雜亦難埋於此看來只得埋於墓所又曰
今士人家無始祖廟祧主無可置處禮註埋於
兩堦間今不得已只埋於墓所又曰當埋之於
墓○按朱子所以處祧主之義曲折備
盡今詳載于此欲令後人得以備考

家禮考證卷之一

家禮考證卷之二

深衣制度

此章 止 冠禮之後

謂書儀章次如此家禮本書儀而修定故云然

今以 止 已有其文

指晨謂深衣及不能具則或深衣等語東匯澤

陳氏曰朝服祭服喪服皆衣與裳殊推深衣不殊則其被於體也深邃故名深衣嚴陵方氏曰經曰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傳曰庶人服短褐深衣則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服之也以其義之深名之瓊山丘氏曰按古者衣服異制推深衣之

制衣與裳連而不殊自天子至於庶人之通服也以其被於體也深邃而又取義之深故衣以深名焉去古日遠古服不復可見已幸而遺制尚畧見於禮記之玉藻而其義則詳著於深衣之篇後之君子猶得以推求其制度於編簡之中宋司馬溫公始倣古製深衣以為燕居服而文公先生亦服之紹興間王普著深衣制度家禮頗采用之其後趙汝楳有說牟仲裴有刊誤馮公亮有考證近世朱伯賢又有深衣考義與家禮不盡合今一祖家禮兼用附註之說而折衷於古禮且文以淺近之言使覽者易曉云○

今按丘氏之說甚詳且復淺近易曉補註亦或
有發明處故並載于左以備參考

近蓋服妖

服妖謂服之妖也後漢五行志更始諸將軍過洛陽者數十輩皆幘而衣婦人衣繡擁𧝓時智者見之以爲服之不中身之災也乃奔入邊郡避之是服妖也其後更始遂爲赤眉所殺又獻帝建安中男子之衣好爲長躬而下甚短女子好爲長裙而上甚短時益州從事莫嗣以爲服妖是陽無下而陰無上也天下未欲平也後魏受禪是繡髻猶今半臂衣也

白細布

小爾雅麻紵葛謂之布然此專指麻也朱子曰深
衣用麻布但而今麻布亦未依法當先有事其縷
無蚩其布方未經布時先呀其縷非織了後呀也

呼去聲

度用指尺二

度如周禮室中度以几之度去聲王氏曰度所以度長短者也前漢律歷志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韓註度謂尺寸之度數用指尺者蓋大指與食指兩歩為尺中指中節一距為寸按此說亦自矛盾凡人之手指雖各有長短然今試以兩指兩歩為尺而中指中節十寸相準則兩歩之長尺有四寸矣若用兩歩之尺則四尺四寸之長為六尺一寸六分不亦太長乎本註既云中指中節則不必更言兩指也

中指中節爲寸

丘氏曰按中指中節乃屈指節向內兩紋尖相距處即鍼經所謂同身寸也裁製之際又當量人身之長短肥瘠爲之乘與體稱

周尺

即圖古尺蓋周時尺也

省尺

即圖三司布帛尺又名京尺者宋時所用者也

說文

後漢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作說文解字十四篇

周制止爲法

說文曰人手卻十分動脈為寸口十寸為尺周制寸咫尺尋常仞皆以人體為法又曰婦人手八寸謂之咫周尺也又曰丈丈夫也周制以八寸為尺十尺為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又曰八尺曰仞兩人伸臂一尋又按蔡氏曰周家十寸八寸皆為尺矣陳氏曰以十寸之尺起度則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以八寸之尺起度則八尺為尋倍尋為常○今引陳說以見周家用尺之例義

直領衫

直領者其領直下垂之而不上盤者其制未詳按朱子君臣服議有曰直領布衫是古之喪服而因論直領之義曰古今之制祭祀用冕服朝會用朝服皆用直領垂之而不加紳束則如今婦人之服交掩於前而束帶焉則如今男子之

衣疑其爲制亦或如此○直領布衫即所謂直
領衫也以喪故用布也
但不裁破腋下
謂直領衫則裁破腋下而此則否爲不同耳
用布二幅幅〻屬裳三幅
丘氏曰用布二幅 布幅廣狹以一尺八寸爲則
中摺前後以爲四葉其在前兩葉每葉長二尺
六寸裁時從一邊修起除去四寸留二尺二寸
漸漸修至將近邊處不動 此修起處留長四寸
其在後兩葉每葉長二尺三寸亦從一邊修起
除去一寸留二尺二寸漸漸斜修至將近邊處

不動此條起處留長一寸又曰按家禮衣長
二尺二寸今前加四寸後加一寸者裁〻也不
如此則兩襟相疊衣領交而不齊矣補註用布
二幅長四尺四寸中屈之爲二尺二寸下除寸
餘爲腰縫長二尺一寸所以爲身之長幅廣二
尺二寸四幅廣八尺八寸除負繩之縫與領旁
之屈積各寸凡四及兩腋之餘前後各三寸許
約圍七尺二寸所以爲衣之廣也又按衣全四
幅如今之直領衫但不裁破腋下俗所謂對襟
者是也丘氏儀節從白雲朱氏之說欲於身上
加內外兩襟左掩其右今人又裁破腋下而縫

合之綴小帶於右邊如世常服之衣非古制也

用布六幅止四尺四寸

丘氏曰用布六幅每幅斜裁分為兩幅一頭寬一頭窄寬頭比窄頭加一倍窄頭六寸則寬頭一尺二寸裁訖與背窄頭向上寬頭向下連綴作一裳性理大全補註古者布幅長四尺四寸廣二尺二寸深衣腰廣七尺二寸若布六幅廣一丈三尺二寸交解為十二幅則狹頭在上每幅七寸三分有奇十二幅共八尺八寸廣頭在下每幅一尺四寸六分有奇十二幅共一丈七尺六寸又除十二幅合縫及裳前襟反屈各寸

凡三十寸則腰得七尺五寸下得一丈六尺三寸則上多三寸下多一尺九寸即截去之上屬於衣今按補註古者布幅長四尺四寸不知何據禮記曾禮幣五兩兩五尋鄭註八尺曰尋一兩五尋則每卷二丈合之則四十尺今謂之一匹猶匹偶之匹古人每匹從兩端卷至中作兩箇卷子故謂之匹前漢食貨志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是古人以四十尺為布帛之長矣又按周禮載師有里布註布參印書廣二尺長二尺以為幣貿易物又內宰立市出其純制註純幅廣制匹長長丈八

尺廣二尺四寸出之於市以一布帛之制度先王所以制幣者固非一端而無所謂四尺四寸者豈別有所考歟尺曰長四尺四寸除腰縫及下齊反屈各寸則長四尺二寸者尤無理夫人身長短不齊或有九尺十尺者槩以四尺二寸為衰則不亦太短而其長及踝者果何義也且其為說自相齟齬度用指尺下註曰先度人身之長短就其中起度然後衣與身稱既曰布幅之長各四尺四寸則雖度人身之長短何用哉

九齋官掌財幣之官國皆所通志之

用布二幅 止 一尺二寸

丘氏曰用布二幅各長四尺四寸並幅中摺為
前後並宗無並宗長二尺二寸縫連衣身却從腋下
漸漸修成圓樣袂口留一尺二寸縫合其下以
為袂補註用布二幅長四尺四寸各中屈之為
二尺二寸屬於衣之左右兩旁之餘自兩腋之
餘及袂皆各反屈寸許而合縫之其谷之廣如衣
之長二尺二寸而漸圓殺之以至袂口則其徑
一尺二寸兩腋之餘三寸續以二尺二寸幅之
袖則二尺有五寸也內除衣袂續處合縫及袂
口反屈各寸許則二尺二寸也孔氏曰袂是袖
之大名袪是袖頭之小稱袂口即袪也

袂之長短 止 不以幅為拘

義見下劉氏說

方領 止 之會自方

丘氏曰用布一條闊二寸為領如常衣法然後加緣其上又曰按近時人有斜入三寸裁領決聽說無據不可從且衣必有領而後緣可施信如其說則是有緣而無領矣玉藻所謂袷二寸者果何物也況家禮制度本文旣有方領又有黑緣其為二物亦明矣嗚呼衣而無領豈得為衣哉又曰衣之前後四葉每葉爲裳三幅窄頭向上四葉共十二幅衣裳相接處為腰腰圍約七尺二寸裳之下邊

爲齊音咨齊圍約一丈四尺四寸衣左右加兩袖衣上加領凡領及裳邊袂口俱用皂綃緣之○右一條丘氏總說袵註衣之兩肩上各裁入三寸而反摺之說繼於兩襟之左右相會其形自方非別有所謂領也一說裁入反摺即剪去之別用布一條自項後摺轉向前繼兩襟之左於襟反摺之長表裏各二寸除反屈禮記所謂袷二寸是也○按袷註前一說則丘氏所稱聽說無據者今姑存之以謹丘說

曲袷

丘氏曰今依楊氏不用袷詳見後註

續衽鉤邊

丘氏曰當衣之兩傍自腋下至齊前後相交處皆合縫之使連續不開是謂續衽又爲縫其邊如俗所謂綼邊者是謂鉤邊○按此說本衣圖楊氏之說然衣圖說與所註不同豈楊氏後別有所見歟遣按吳氏曰裳十二幅外別添兩斜衽於上下縫屬於裳謂之續衽加緣於上不容緣邊裳之正幅也鉤邊者裳下圓其角如鉤恐是垂下而不齊也○按此與諸說不同以備一說

左右交鉤 止 劉遣

丘氏曰鉤背交王氏義邊皆當幅之邊也謂其曰縫一兩交鉤也

皇氏止裾對爲說

謂一裔頭在上一裔頭在下彼此若相對然各存殺而曰相對者亦當以喻一上一下之義也猶易之云常要殺爲一交對也

孔氏止衽對爲說

衣字句裳字句乃謂衣之幅交頭爲上廣頭爲下凡謂廣頭在上狹頭在下屬幅而下裳則狹頭在上故曰上屬幅而上衣之廣頭在上裳之廣頭在下一旁一幅之一下相對也蓋以裳之狹頭皆向上也

皇氏止一邊一有

皇氏兩旁之說於先儒之說爲近之但裁用別布非是孔氏一邊之說則全然失之矣

崔深衣裳止衽當旁註

鄭氏曰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其詳見本經註

袷者交領也

方氏曰以交而合故謂之袷蔣則奇合則耦故其廣二寸

踝足踝也

跟踵也腿兩旁曰內外踝

具父母止以青

朱子曰偏親既無明文亦當用青也續者可以青純素云云字見沈存中筆談

今用黑繒止簡易也

謂可通用黑繒也

黑緣止與緣之廣

丘氏曰用皂絹為之領及袂口裳邊表裏皆用寸

半領及裳邊內外則夾縫在本布上袂口則緣邊布之外即所謂袂口布外別此緣之廣也又曰按家禮領緣用二寸袂口裳邊用寸半今不然者考禮記上藻袷二寸緣廣寸半不分領與裳袂則皆寸半矣今擬領亦用寸半與裳袂同俾少露領也否則是袷為虛設矣建安何氏曰領緣廣二寸袂緣廣寸半帶兩邊飾各一寸取其次第登降之義也

按深衣一服其制則上法天府下及規矩準繩其用則自天子以至庶人為文為武擯相軍旅無有不可其服之貴重如此家禮所載獨[illegible]

之法而其義或見於附註之說然亦未之盡窮鄉晚學目未及諸經者不知先王所以為制之重取義之深或不免指以為一儒綬之古服故今特載本經全文以為慕古興起之地且附諸儒所見之異同云

深衣本經

深衣三袪

鄭氏曰三袪者謂腰中之數也袪尺二寸圍之為二尺四寸三之七尺二寸陳氏曰袪袖口也尺二寸圍之為二尺四寸要之廣三其二尺四寸則七尺二寸也故云三袪

縫齊倍要

鄭氏曰縫紩也紩下齊倍要中齊丈四尺四寸

陳氏曰齊者裳之下畔要爲裳之上畔縫齊倍要者謂縫下畔之廣一丈四尺四寸是倍要之七尺二寸也建安何氏曰交解裁之狹頭在上除縫削外實廣六寸下齊倍之

衽當旁

鄭氏曰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焉衽屬衣則垂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上下相變陳氏曰衽裳交接之處也在身之兩旁故曰衽當旁

袂可以回肘

鄭氏曰二尺二寸之節陳氏曰袂袖之連衣者也上下之廣二尺二寸肘長尺二寸故可以回肘

袷二寸

鄭氏曰曲領也陳氏曰其廣二寸

袪尺二寸

鄭氏曰袪袂口也

緣廣寸半

鄭氏曰緣邊也 玉藻

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

鄭氏曰言聖人制事必有法度

短毋見膚

鄭氏曰衣取蔽形

長毋被土

鄭氏曰為汚辱也

續衽鉤邊

鄭氏曰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後也鉤讀如烏喙必鉤之鉤鉤邊若今曲裾也楊氏曰深衣制度惟屬衽鉤邊一節難考鄭註續衽二字文義甚明特疏家亂之耳鄭註云續猶屬也衽在裳旁者也屬連之不殊裳前

後也鄭意盖言凡裳之前三幅後四幅元分前後
則其旁两幅分開而不相屬惟深衣裳十二幅
交裂裁之皆名為衽所謂屬衽者指裳旁两幅
言之謂屬連裳旁两幅不殊裳之前後也又衣
圖云既合縫了又再覆縫方便於着以合縫為
續衽覆縫為鉤邊○楊氏此說已見附註及衣
圖而發明此一節為詳故亦載于此

要縫半下

鄭氏曰二分要中減一以益下下宜寬也陳氏
曰要縫七尺二寸是比下齊之一丈四尺四寸
為半之也

袼各音之高下可以運肘

鄭氏曰肘不能不出入袼衣袂當腋之縫也劉氏曰袼袖與衣接當腋下縫合處也運回轉也肘臂中曲節也

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

鄭氏曰袂屬幅於衣詘而至肘當臂中爲節臂骨上下各尺二寸則袂肘以前尺二寸劉氏曰袂袖也袼之高下與衣身齊二尺二寸古者布幅亦二尺二寸而深衣裁身用布八尺八寸中屈而四疊之則正方袖本齊之而漸圓殺以至袂口廣一尺二寸故下文云袂圜應規也衣四

幅而要縫七尺二寸又除負繩之縫與領旁之

屈積各寸則两腋之餘前後各三寸許續以二

尺二寸幅之袖則二尺有五寸也然周尺二尺

五寸不滿今舊尺二尺僅足齊手無餘可反屈

也曰反屈及肘則接袖初不以一幅爲拘矣凡

經言短毋見膚長毋被土及袼可運肘袪反及

肘皆以人身爲度而不言尺寸者良以尺度布

幅有古今之異而人身亦有大小長短之殊故

也朱子云度用指尺中指中節爲寸則各自與

身相稱矣

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

鄭氏曰當骨緩急難爲中也劉氏曰玉藻朝祭服之帶三分帶下紳居二焉而紳長制士三尺則帶下四尺五寸矣深衣之帶下不可厭髀骨上不可當脅骨惟當其間無骨之處則必近下也 以上言其制

制有十二幅以應十二月

鄭氏曰裳六幅分之以爲上下之殺

袂圜以應規

鄭氏曰胡下也違安何氏曰牛頷下垂謂之胡從袖口至腋下裁令其勢圜如牛胡也

曲袷如矩以應方

鄭氏曰袷交領也古者方領如今小兒衣領陳氏曰衣領既交自有如矩之象

負繩及踝以應直

鄭氏曰繩謂裻與後幅相當之縫也踝足跟也陳氏曰衣之背縫及裳之中縫上下相接如繩之直故云負繩也 裻音督背縫曰裻

下齊如權衡以應平

鄭氏曰齊緝也陳氏曰齊裳末緝處欲其齊如衡之平

故規者行擧手以爲容

鄭氏曰行擧手謂揖讓也疏曰所以袂圜中規

者欲使行者舉手揖讓以為容儀也

負繩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義也

疏曰抱方領之方也以直其政解負繩以方其義解抱方也

故易曰坤六二之動直以方也

鄭氏曰言深衣之直方應易之文也

下齊如權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

鄭氏曰心平志安行乃正或低或仰則心有異志者歟

五法已施故聖人服之

鄭氏曰非法不服也

故規矩取其無私繩取其直權衡取其平故先王
貴之
鄭氏曰貴此衣也
故可以為文可以為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完
且弗費善衣之次也
鄭氏曰完且弗費言可若衣而易有也深衣者
用十五升布鍜濯灰治純之以采善衣朝祭之
服也自士以上深衣為之次庶人吉服深衣而
已方氏曰十二幅應十二月者仰觀於天也直
其政方其義者俯察於地也袼之高下可以運
肘者近取諸身也應規矩繩權衡者遠取諸物

也其制度固已深矣然端冕則有敬色所以為文介冑則有不可辱之色所以為武端冕不可以為武介冑不可以為文兼之者惟深衣而已玉藻曰夕深衣深衣燕居之服也端冕雖所以修禮容亦有時而燕處則深衣可以為文矣介冑雖所以臨戎事亦有時而燕處則深衣可以為武矣雖可為文非若端冕可以視朝臨祭特可贊禮而為擯相而已雖可為武非若介冑可以臨衝特可運籌以治軍旅而已制有五法故曰完其質則布其色則白故曰弗貴吉服以朝祭為上燕衣則居其次焉故曰善衣之次也 以上

言其義自可以為文以下亦言用

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

鄭氏曰尊者存以多飾為孝繢畫文也三十以下無父稱孤呂氏曰三十以下無父者可以稱孤若三十之上有為人父之道不言孤也

純袂緣純邊廣各寸半

鄭氏曰純謂緣之也緣袂謂其口也緣緆也緣邊衣裳之側也廣各寸半則表裏共三寸矣惟袷廣二寸陳氏曰純衣之緣也袂緣緣袂口也緣邊緣襟旁及下也各廣一寸半袷則廣二寸

也長樂陳氏曰純以績備五采以為樂也純以青體少陽以致敬也純以素存凶飾以致哀也

緆音錫衣緣曰緆以上言其用深衣篇

衽當旁

鄭註見上疏家以為別用一幅交裁為衽綴之裳旁而皇氏以為廣頭在下孔氏以為廣頭在上今按鄭註之意蓋謂深衣裳之幅交裂裁之皆名為衽而衽之前後相交接處正在裳之兩旁非謂別有所謂衽者也

方領

鄭註見上疏云鄭以漢時領皆鑿下交垂故云

古者方領如今擁咽溫公曰方領如今上領衣
但方裁之領用結紐擬方領之說本鄭註誤矣
兼方裁爲領領之兩端有紐結之其曰相掩自
亦猶朱子蓋改修之如蔡氏淵所說建安何氏
曰曲袷交領也今朝祭之服皆以下交垂也(擁咽)

小兒領名

續衽鉤邊

鄭註見上疏家或於鳥喙曲裾之說斜裁爲衽
如鳥喙狀綴之裳旁謂之曲裾溫公亦取戴書
儀朱子晩年亦覺其非而未及改修也按續衽
鉤邊四字釋衽當旁之義鄭註之意謂衽皆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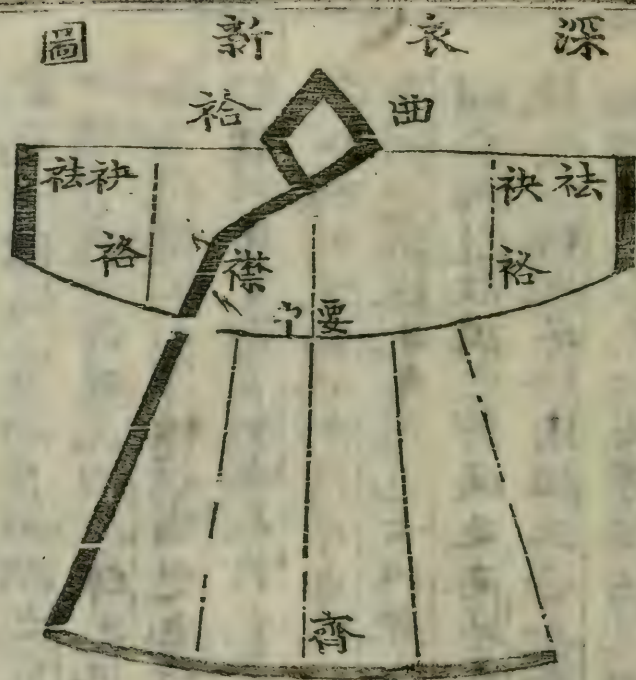
旁前後兩衽相交接者屬連前後兩衽如裳之前後兩幅蓋古人之服上衣下裳裳七幅前三幅後四幅其兩旁前後兩幅分開而不相屬楊氏之說深得鄭註之意而發明朱子之說爲多但又以合縫爲續衽覆縫爲鉤邊者何也此不可曉又按衽當旁註衽屬衣則垂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其合縫之說或出於此然屬連之云非縫合之義且朱子已有定論矣愚嘗反覆思之續衽之義旣如鄭註而鉤邊之說亦從可疑朱子以爲左右交鉤亦似未盡妄意以爲旣兩衽分開則兩衽之邊斜裁處必有反屈

之縫疑鉤邊二字或指此也或謂鉤邊則是矣
若今曲裾者是何謂也曰曲即屈曲之義裾說
文衣邊也古人於衣邊必交屈以縫之疑漢時
指衣邊交屈以爲曲裾故鄭以爲緶緝兩衽之
邊如今衣邊之交屈也別有所謂裾者不敢
自以爲然姑書之以俟博古者○以上諸儒所
見之異同又按丘氏十二幅之說甚新奇與先
儒所見不同今載于左以備一說○丘氏曰按
朱子語録讀書先文執爲後義理今以深衣此
章文勢觀之則所謂制十有二幅以應十有二
月一句似通一衣而言恐當以爲裳不應列

於袂袷之上蓋上衣下裳效法天地不應顚倒
易置如此況其下文先言袂次袷次負繩而後
及於齊亦自有次第可見然自漢以來先儒皆
以爲裳當殺一旦聽決以爲必然始書所見以
俟又曰按白雲朱氏云注說文曰衿謂交衽爲
襟爾雅衣皆爲襟通作衿正義云深衣外衿之
邊有緣則深衣有衿明矣宜用布一幅交解裁
之上尖下闊內連衣爲六幅下屬於裳玉藻曰
深衣衽當旁王氏謂衿下施衿趙氏謂上六幅
是也又云續衽鉤邊邊謂邊也縫也衽邊斜幅
既無旁屬則裁直布而鉤之續之衽下若今之

貼邊經曰續衽鉤邊正以鉤邊續於衽也後之
不察至有無衽之衣楊氏此說與家禮不合蓋
欲於衣身上加內外兩衿如世常服之衣别裁
直布鉤而續之衽下以爲爲衽鉤邊如此則便
於穿着但以非家禮本制不敢從姑存以備一
說又曰深衣制度乃溫公據禮深衣篇所新製
非舊俗傳者也愚於考證疑其裳制於禮深衣
篇文勢不倫固已著其說一指訛後又得吳興敖
繼公說謂衣六幅裳六幅通十二幅吳草廬亦
謂裳以六幅裁爲十二片不可言十二幅又但
言裳之幅而不言衣之幅尤不可曉以敖說爲

是蓋衣裳各六幅象一歲十二月之六陰六陽
也愚用參以白雲朱氏之說衣身用布二幅袖
用布二幅別用一幅裁領又用一幅交解裁兩
片為內外襟綴連衣身則衣為六幅矣裳用布
六幅裁十二片後六片如舊式前四片綴連外
襟二片連內襟上衣下裳通為十二幅則於深
衣本章文勢順矣舊製衣無襟故領微直而不方
今以領之兩端各綴內外襟上穿着之際右襟
之末斜交於左脅左襟之末斜交於右脅自然
兩領交會方如矩矣

深衣新圖

按丘氏有新擬深衣圖今載于此但領之左端須用結紐不然則分開而不着矣

大帶

丘氏曰用白繒闊四寸夾縫之或用布其長圍過腰

而結於前再繚以爲兩耳垂其餘以爲紳用皂繒
緣紳之兩邊及一下其圍腰者不緣者下與裳齊又用五色
絲爲小條廣三分約其相結之處長與紳齊玉藻
云練帶率下辟鄭氏曰辟裨之也士以下皆禪不
合而繂繂讀如今作幧頭爲之也辟讀如裨冕之裨
裨謂以繒采飾其側也人君充之大夫裨其紐及
末士裨其末而已紐兩耳也陳氏曰辟讀如縞冠
素紕之紕緣也繂繒也士以練爲帶單用之而纏
緝其兩邊故謂之繂腰及兩耳皆不緣惟緣其紳
故云下辟又并紐用組三寸長齊于帶疏曰并並
也謂一八子下至士其所紐約之物並用組爲之云

緇冠

丘氏曰糊紙或用烏紗加漆爲之裁一長條其長一尺四寸許首高寸許圍以爲武其圍之兩旁各廣三寸前後各長四寸又用一長條廣四寸長八寸長襞積以爲五梁縫皆向左彎其中跨頂前後下著於武屈其兩端各半寸自外向內而黑漆之又於武之兩旁半寸之上爲竅以受笄笄用白骨或象牙爲之違案門氏曰王普制度曰緇布冠用烏紗漆爲之不如紙之堅硬雜記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蕤鄭註不蕤質無飾大白冠太古之布冠也家語冠頌孔子曰太古冠布齊則緇之註[illegible]

以上曰太古疏曰將祭而齊則緇者以鬼神尚幽闇也朱子曰緇布冠其制小僅可撮其髻也○武冠卷也秦人曰委齊東曰武緌音蕤纓飾也

緇冠新圖

丘氏曰按家禮緇冠下註武高寸許上為五梁跨頂前後下着於武屈其兩端各半寸自外向內武之兩旁半寸之上竅以受笄則是梁之兩頭各蓋武上而又屈其末於武內也今卷首舊圖者乃加梁於武之上際武之前面又鏤形如俗所條環者又於武兩旁各增一竅以受笄不知作圖者何所據也且圖下所

法一依本文而盡以爲圖却不然殊不可曉今人家多泥此圖所作梁與朝服祭冠皆覺得太高與温公畫像全不相類今依家禮本文尺寸制度別爲新圖形制庶幾與温公畫像切合使與舊圖相質證云○今以本注及丘氏之說考之則舊圖果誤故茲載新圖及其說以備證正

幅巾

丘氏曰用皂絹六尺許當中屈摺爲兩葉就右邊屈處摺作一小横帆子又翻轉從帆子左邊四五

寸間斜縫一路向左圓曲而下循左邊至于兩末又將翻轉使所縫餘剩綃藏在裏面以帨子當額前裹之於對兩耳處兩邊各綴一帶帶闊二寸長二尺自巾外過頂後相結而垂之朱子曰古人戴冠帘抹宗戴巾温公幅巾是其類也古人衣冠如今之道士道士以冠爲禮不戴巾又按林宗傳嘗行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爲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註周遷輿服雜事曰巾以白葛爲之形如帕本居士野人所服今國子學生服焉以白紗爲之又符融傳融幅巾奮袖談辭如雲註以一幅爲巾其制若如温公則無角可以墊矣是兩人一時名

士而一所着亦兩樣巾矣於宗之巾不知何狀而幅
巾之名實起於偉朋矣又桓帝時韓伯休亦紫巾
幅巾又汝南先賢傳袁閎卒勅其子着疏布單衣
幅巾盖皆一時事也丘氏曰按禮深衣篇無有冠
制而緇布冠古用以爲始加之服然亦冠而弊之
非常服也至宋温公始服深衣冠緇冠而裹以幅
巾朱子效之亦非古制也若夫幅巾之制古者有
冠而無巾巾止以冪尊罍尒果之用不加於首也
至漢去罪人冠而加以黑幪所謂巾幘者特爲庖
人賤者之服士大夫以爲首服者始見于郭林宗
折角巾也後晉人又有接䍦白葛等巾於是始人

着矣幅巾固非古制然世承用已久姑著于此使
有所考云
黑履止白絇繶純綦
逵安何氏曰王晉云用白屨豆氏曰按禮則黑履
當作白履爲是用白布作履如世俗所謂鞋者而
稍寛大既成用皂縧條一條約長尺三四寸許當
中交屈之以其屈處綴履頭近底處立起出履頭
一二寸收爲二復繚其餘條於履面上雙交如舊
圖所畫者分出兩稍綴復口兩邊緣處是之謂絇
於牙芒相接處用一細絲條周圍綴於縫綘扶用反中
是之謂繶又於復口納足處周圍以緣以皂絹廣

一寸是之語類純綪又於履後跟綴二皂帶以繫之
如世俗䓍帶是之謂綦綦音忌又曰如黑履則用皂布
爲之而以白或青爲約繶純綦又曰按黑履註下
云白絇繶純純恐衍而卷首圖下註云深衣用白屨盖
以屨順裳色深衣裳旣用白則屨亦合用白矣又
禮黑屨以青爲絇繶純白屨以黑爲絇繶純深衣
周白屨則當用黑色爲飾若黑屨又裳以青爲飾
不用白也○書儀黑履白緣自註古複下曰舄禪
下曰履周禮履有五色近世惟赤黑二舄赤貴而
黑賤今用黑履白緣亦從其下又曰夏用繒冬用
皮自註云古者夏葛屨冬皮屨今無以葛爲屨者

故從衆

劉氏止穿貫者也

周禮鄭註絇之言拘也以爲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䟽云言拘取自拘持也爲行戒者謂低目不忘顧視也吳氏云用繒一寸屈爲之頭著屨頭以受穿貫也盖或絛或繒皆屈以受繫者也

繶謂止之繶

周禮鄭註繶下縁也䟽云下縁即牙底相接之縫綴絛於其中也紃雜記紃以五采註紃施諸縫中若今時絛內則䟽組紃俱爲絛也吳氏云組綬也然則薄闊爲組似繩者爲紃紃音馴絛編絲爲之

純者飾也

周禮註以絛爲口縁也廣一寸也

綦止繫履者也

禮記註綦履繫也朱子曰綦鞋口帶也古人皆旋繫今人只從簡易綴之於上如假帶然按禮註約爲履頭鼻丘氏謂雙交綴履面上純用條丘氏用皂絹起從俗且取簡易但非古也

履新圖

丘氏曰家禮深衣用白而履用黑考儀禮玄端則用黑屨素積則用白屨屨當順裳色也今依卷首圖註作白屨舊圖鶡突今考儀禮等書別

爲圖如上今按丘氏此圖比舊圖爲詳玆載于
此俾得參考

家禮考證卷之二